



军报 A006282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墙都是门/陈染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4  
(风头正健才女书)  
ISBN 7-80039-959-1

I. 凡… II. 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5450 号

## 凡墙都是门

陈 染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仰山印刷厂

850×1168 1/32 10.625 印张 256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一版 199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ISBN7-80039-959-1/I·539

定 价: 13.80 元

# 目 录

凡墙都是门·····	(1)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29)
麦穗女与守寡人·····	(77)
空的窗·····	(93)
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	(109)
潜性逸事·····	(128)
空心人诞生·····	(158)
忽略的那一种·····	(180)
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	(198)
沙漏街的卜语·····	(208)
破开·····	(252)
世纪病·····	(282)
定向力障碍·····	(299)
不眠的城·····	(306)
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316)

## 凡墙都是门

被这久违的光滑如绸的晨风一吹，裹在身上整整一个夏天的温温吞吞的汗渍忽然就干了。

清晨，首先是我的脸孔醒过来，然后我感到一些碎玻璃似的亮片刺在眼孔上。我睁大眼睛，发现亮脆而饱满的阳光已经穿过窗棂，透过习习浮动的白纱帘，把大朵大朵的不知叫做什么花的古怪图像投射到地毯上。我在床上伸了伸懒腰，把自己蜷缩了一夜的肢体像一匹布料那样展平，然后起身下地。

我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转了一圈，浑身清爽，觉得今天将会有好心情。然后我就朝窗外一转身，一瞬之间，我看见了秋天。

我莫名其妙地掠过一丝怅然若失的感觉，但很快，那种抽象的空落之感就被另外一种具体然而并不清晰的欣慰之情所取代。

现在，我坐在桌前，拿着笔，我还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我知道我必须拿起笔写，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或者说严重一点，这就是我的生命得以延续下去的方式。

早已过了立秋八月，但是在今天早晨到来之前，整个P城就如同一座过于勤奋而不肯关门歇息的浴池，湿润、燥热、吵杂。三

一个多月以来，一条条彩旗一样的真丝半长短裤，在我的喜欢赤裸的瘦长腿腿上，轮番披挂，使我看上去像一个外交事务繁忙的城市，旗杆上不断变换异域城邦的旗帜。湿热让人无法穿上长裙或长裤。所以，我一直拒绝日历上宣布的秋天已经到来这个规律性的说法。

直到今天早晨，我才从窗外吹落到地毯上的噼噼剥剥的阳光花身上看到了秋天。

在那一瞬间，我所以忽生一阵失落，是因为我听说地球在未来的岁月中将越来越热，热到人类无法承受，纷纷逃离，飞上其他星体，地球最终走向燃烧、毁灭。我对于这一预测充满兴奋，我渴望变化，无论往好还是往坏，变化就行。

但是，在我还没有感到如科学仪器所预测的那么炎热时，夏季就这样马马虎虎、不痛不痒地结束了，我心里不免有点落空。而后产生的那种仿佛是近在身旁却依然模糊不清的欣慰感，也许后边我能说清。

我想我先坐在那儿，拿起笔，写什么再想。也许只要摆出写字的姿势，就能写起来，一满页一满页哗哗啦啦写下去，想停都停不住。就像你有时候并不感到饿，但你吃起来，吃着吃着你就觉得饿了，觉得该是吃饭的时候了。

我真是活得没有一点预感了。

本来睡醒觉，我想给谁打一个电话，想了想给谁，没有想准。我的目的是想约一个比较随便轻松的旧友，来家聊聊，一起做顿晚饭，喝点黑米酒，然后在一起听歌看看录像什么的。我很怕见了面就讨论哲学或艺术的人。哲学留给自己去想就够了。至于艺术，没什么可想的，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本性或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朋友聚会就是为了放松愉快的。我一时想不好给谁打电话，就耽误下来。

我躺在床上翻英语，学了八年仍是张不开嘴。我发现我对幼

儿英语印象颇深，那个 PIG 硕大的臀部使你非得记住不可。然后我又想我可不能这样翻下去，一天的光阴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掉了。于是我坐到了桌前，拿起了笔。

我先想起那天我骑车穿过使馆区在林荫路上记下的一段话。

那天我当即停在路边，一只脚歪踩在马路牙上，拿出铅笔和小本记了下来。若是不记，到了房间里就会忘得一干二净。思维是不能长时间记忆的，我确信这点。

那天我在小本上记下来的一段话是：

天天活着，天天想为什么要活着。想得到的很多，已经得到的就留下，而没有得到的也不可能有了。比如逝去的时光。谁也不能解决你的疑难，甚至不能理解你有吃有穿有房子住有书看有钢琴弹还空虚什么。也许有人认为你缺少一个爱人、情人，可偏偏就是这条你绝对不能接受，因为你认为什么都可以努力奋斗去争取，唯独这个是捕风捉影一场空的事。倒不是埋怨别人什么过错，恰恰是自己无法说服自己。

这世界最大的规则就是无规则。那么，活着这个无规则可言的过程，有什么道理不随方就圆呢？！负载着你身体的双脚，若挪动得过于认真，那么脚下的路就不再是路，它就会变成一条绊人的绳索。

爱默生有一次曾经提到，“所有的墙壁都是门。”我想，如果我们把生活看成是一堵巨大无边的墙壁，那么，我们不要到墙壁之外去寻找出口吧……

我在小本上记下的最后一句是：

这世界，谁跟谁呀！

那一天，我还记下了正在构想的一个老人小说的零零琐琐的片段。

我虽然不是一个老人，可是我的母亲已是一个老人，我的父亲更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母亲常常说希望我赶快长到 50 岁，那时我们漫步在秋天的林荫路上，枯黄的焦叶啪哒啪哒一声声落在我们身前身后，但是你决不会由于那叶子枯黄而感到它轻飘，失去生命的份量，它们犹如一声声滞重的叹息，沉甸甸落在地上。我们一起走向哪儿，或并不打算去哪儿，身边偶尔经过几个学生，回过头来看我们，对同伴们说：看，那两个老女人！我母亲想象，那时我们就可以像姐妹，会有更多的共同的语言。

母亲凄惨地说，老了，一切都将背叛你。

我安慰她说，您老了心却儿童一般，是金子。我呢，可比不上您，人不老心老！

我又说，这年月，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母亲说，老人就是儿童。却没有了儿童的智慧。

前些日子，母亲忽然迷上了飞碟科学，整日研读 UFO。并且常常冥思苦想自己问自己：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她跟我讨论太极图，说什么也许宇宙不应按区域分，而应按阴阳分；她说飞碟技术高超，可以穿梭于阴阳等等。

有一天深夜，她竟痴迷入魔，我正在梦中紧张不安地睡着，母亲慌慌张张跑到我的房间，把我摇醒。说“我真怕你忽然就没了，我必须得过来看看。你知道吗，外星人有劫持人类的嗜好，如果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的思维或身处的场景不对头了，那你千万别害怕，也许是外星人用你做做实验，然后他们还会把你还回来的。”

我说，“您神经什么呀！您得自我控制了，别再看那种书，不然要走火入魔了。”

母亲说，“我有理性，懂分寸，还没老……”

然后，她转身，趿着拖鞋，摸着从门厅透射进来的玫瑰色灯光，晃晃悠悠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去。

望着母亲的瑟瑟背影，我心不安。

我想母亲大概是出于一种老人的心理、一种潜在的对死亡的恐惧，才处心积虑地思考起宇宙来。但我只是在心里这么想，并没有对她说。

散步的时候，她也是总要问我宇宙的边在哪儿？它在什么里边或外边？总得有个尽头吧。

我说那是您的脑子里有个框子。

她想了想，对我的回答不满意。说，好像你明白。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保守才不明白？

沉默起来。

接着，她话锋一转，开始抗议我在小说里丑化了父母。

她说：“固然是小说，固然写的不知是哪家父母，但你以第一人称写，变着法儿地夸张、想像，人家当然会随便想。天下这么大，为什么偏要糟踏父母？”

我说：“无论怎样写，人家都会随便想，您看过××的小说吗？他写他的祖父是个狗熊一般壮实的盗贼，浑身泥土脏得可以种庄稼；写他的祖母是个小婊子，她一边啃着手指头上的倒刺，或是一边嚼着多汁香脆的水果，一边与那些不知叫做五老爷还是叫做李秀才的男人们做着爱。小说就是小说。”

“这么说，你没写我们是盗贼和婊子，还得感谢你了？”母亲说。

“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嘛。再说，婊子自食其力，比某些作威作福不劳而获的人，令我尊敬。”

由宇宙谈到了婊子，到此打住。今天是绝对没有好气氛了。

在我和母亲这两个单身女人所组成的生活里，既充满温馨和睦，同时又矛盾百出。

比如，我们关于家的认识。一个家是靠什么建设起来的呢？

我认为一个家是靠不断地扔东西建设起来的。

然后，我以实例证明自己的观点。

我说，我父亲现在的家为什么杂乱胀满得无立足之地，不像一个家而像一个仓库呢？就是因为他家里没有人扔东西。今天用完一只醋瓶子，明天解下一段捆书的塑料绳，后天又多出一个包装微波炉的纸盒子。想想，醋瓶子可以卖两角钱，塑料绳可以再捆其他东西，而那个纸盒子可以用来装破烂。结果，东西越胀越满，好好一个现代化物质文明之家，就被堆得不像一个家。其实，谁也没把那只两角钱的醋瓶子当回事。

而我和母亲这个家，之所以至今被保持得如此整洁，被建设得如此文明，就在于家里有我这样一个人不断地扔东西，三天两头地把多余之物丢进垃圾箱。

母亲与我的观点相反，她认为我是一个败家子。我一收拾房子，她就像一条忙碌而勤奋的影子，眼花缭乱地在我身前身后闪烁，紧紧盯住我那双“无情”的、横扫一切的手，生怕她的什么宝贝之物，一不留神就被我“大方”掉。

而且，她很会“升华”，总是把一个家严重到一个国家。

我说，就是一个国家，我这样做也没有错！

我可爱的母亲还有一个“注意影响”的习惯。她称我是一朵晴空里的乌云，总是乌云席卷地扔东西，让别人看见影响不好。

我和母亲居住的是一幢十六层的高楼，它坐落在当今这个拥挤而杂乱的的时间里显得格外幽闲。楼里多数人家都是学院、研究所的人，不坐班，一天一天不出门，埋头在铺天盖地、伸手摊脚的书堆里。平日，这座大楼安静得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建筑模型，无



声无息。

有一次，正是靛蓝而辽阔的夏季，我站在阳台上，看见初升的太阳把东方的天际涂染得如一件橘红色的晨衣。这时，楼下有人喊了一声“刘老师”。结果，只听得楼里一阵砰砰嘭嘭杂乱的门窗响动之后，足有十三个小脑袋从各自的阳台窗子里探出头，合声齐唱般地浑然响起一片“哎”的应声。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教师、学人之多的楼；也由此说明，这是一个人民币之少的楼。

在这样一座楼里，肯定不是家家户户都要扔掉醋瓶子而不把它送到楼下的废品摊的。所以，我母亲的“注意影响”不是无中生有。在这样一个仍然是“互相主观”的不成熟的时代，随时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什么，当然是必要的。

可是，我觉得，谁与谁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合理，一切都很好。

难道不是嘛？！

关于家，我和母亲也有相同的观点。

譬如，我们一致认为，做家务劳动时，活儿是越干越多，而不是越干越少。

——你本想只用抹布擦一擦茶几，结果发现茶几上的茶杯已经有了茶锈。于是，便拿到厨房去清洗，又发现洗涤灵只剩下最后几滴，而且，那个放置洗涤灵等物品的柜子门上有一颗螺丝钉已经松动。等你忙完这一切，放好洗净的茶杯，忽然又看见茶几下边的报刊已堆得太满……

所以，活儿是越干越多。

总之，我们的生活既和睦又分歧，既激烈冲撞又相依相存。

这就像没有了战争，就感觉不到和平；没有了束缚，就体验不到自由一样。没有了矛盾，就等于失去了和谐依存。完全一致

的两个人还叫做两个人吗？那就变成了一个人。世上不存在一个人似的两个人。

……

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写作的。我坐在椅子上想。写作需要一种心态。认为应该写点什么，但是没有心情，这是常有的事。而随波逐流地打发日子，总觉欠着什么，脚没踏在地上，像风筝飘浮，或一根长错地方的闲草，无着无落。只好钻进书堆里，或者重又萌生出到偏僻地方去隐居的欲望。

到个荒僻镇子去隐居这个念头，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进入我对于自己生活前景的构想了。那镇子里要有清水、有电力、有几户朴实的人家，大家吃自己种植的蔬菜和麦子，吃自己饲养出来的新鲜鸡蛋和肉食。棉花也不再是P城豪华商场里时装领口处的抽象的百分比含量，它们真实地一大朵一大朵饱满地在土地里绽开，柔软、清香、切肤地贴近你的肌体。

我那深栗色的房子，坐落在树木葱笼的山顶，低矮的小山是土黑与红褐相间的颜色，连连绵绵望不断。我从自己的木窗口四顾环望，可以看到一条条羊肠小道从山顶蜿蜒而下。山下是安详愉快、与世无争的小镇。

镇子中心有一个兴兴隆隆的、凌乱杂满的小百货店，斜坡似的木架上，要有一些天蓝色花边的航空信封，一些日常家居必备的中草药，和一些木质碗、铁菜锅、原汁调料等物品，小店里总是弥散着淡淡的薰衣草的清香。

横过这条街，再远一些的地方，有一片野草灌木丛生的旷地，再往前，枯黄或浓绿忽然被一堵低矮的篱笆拦腰截断，一些形状不一的大小小的红砖头和几块长长短短的黄木板，歪歪斜斜地砌成一扇围墙，里边是附近镇子里的几十个顽皮的孩子，正在心不在焉地朗读课本……那是一所学校。

身边自然是要有母亲的，还要有雨若。如果我或我们当中的哪一个能拥有一个男人，那么则是再美好不过的一个团伙了。

傍晚，我们聚到一起，环绕在屋檐下的石桌旁，或者围坐在院落里的一株树冠庞大的山毛举浓荫下，镇子里前前后后都很空旷静谧，菜地黑幽幽的边缘处从四面八方弥散过来殷殷的绿香，清草们悠闲地窃窃私语，臂弯一般纤长的石子小路自如地伸向天空，无一丝重负。

我们慢慢喝着清醇的啤酒，或者暖融融的黑米酒，絮絮而谈，彼此叙说着一天的琐碎而从容的生活，安宁中的所思所悟。没有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没有醉舞狂歌、嫉俗愤世，没有上司的脸色，没有催命的合同像钟表一样在耳边敲击着嘀哒嘀哒声……

喜爱秋天的雨若，总是和秋天一起降临到我身边。她把长发披散下来，瞪着那双茶褐色玻璃一般乌亮妩媚的眸子，嘲笑地说：“活得怎么样？”

两年前的这个时节，我认识了雨若。当时我刚刚从一场死去的婚姻中活过来，觉得我的生活差不多已经结束，一时间平静得犹如经历另一种死亡。我穿着一件黑毛衣，脸色苍白，眼眶凹陷，终日躺在床上胡思乱想。雨若这个时候像一支山歌从遥远的北方小城飘来。我为她打开房门时，只是平平淡淡说了声，“呃，是雨若吧？”然后请她换了拖鞋，便引入我的房间坐谈。

雨若后来无数次向我描述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我是如何在她进门时向后闪了一下身；我的眼睛如何黑洞洞地像是躲在什么事务后面，让人抓不到质点；还有我的低嗓音，是如何浮游着好似晚风歇栖悬挂在树枝上。当她问到我的写作时，我的嘴角又是如何厌倦地一撇，仿佛是提起了腻烦透顶而又离不成婚的“爱人”……

雨若对于描摹这一旧场景的爱好与执著精神，有点令我感动。当她第三遍向我追忆往事般地谈起这一记忆犹新的温馨的初识时，我做了个停止的手势。

我说，“行了吧，雨若。”

雨若说，“我再说一遍不行吗？请你再听一次。”

“沉湎于回忆，可是衰老和退化的表现。”

“时间本来就潜藏着危机嘛。”

这会儿，当雨若半嘲笑半当真地问我“活得怎么样”之后，她举起一只烟，心神不定地吸起来。

我说：“能怎么样呢？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谁也无法替代谁什么。”

雨若说：“看来我得拯救你。整天憋在屋子里写什么！”

我不出声了，那正是我的痛处。

雨若辞去工作已有两年。穿梭于北京、深圳和海南干美术广告业务。她说她已把身上所有的“证”都丢光了，最后一次是在火车上让扒手拿走了皮包连同公民证。

她说：“中国人的证件和图章多如脚印，活活自己把自己捆死，自己把自己麻烦死。不他妈要了，我就是我自己的证明。”

就是那年秋天树叶即将落光的时节，深褐色的秃树们满腹心事地枯立街边，雨若到 P 城来找我。她说破釜沉舟决计辞职不干了，不再受那份窝囊气。她认为自己就是 50 年代阿瑟·米勒写的那种“不合时宜的人”，她非常理解那些不愿吃工资而冒着生命危险去狩猎野马的男人。她神经兮兮地说，那层叠的山峦，那悬崖绝壁，那旷阔的平川，在爬满树荫的斜坡上呼吸阳光……跟狗一起睡在毯子里……在长满鼠尾草的沙地上撒尿……然后就开着卡车去追野马群……这是一个男人！我们女人也有我们女人的方式。

雨若说，“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最难看吗？你上司的脸色以

及猴子的屁股。”

我说：“我听说过西方有一句话，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比较难办：去攀缘一堵倒向自己的墙壁和去吻一个倒向别人的女人的嘴唇。你看，正好和你的话配成上下联。”

就是那次，雨若辞了她那个北方小城的电视台工作，来到了P城。

母亲说雨若生到了好时候，她说自己活了一辈子也没自由地挑选过工作，而是让工作挑选自己。不过做人还是要本份一点，11亿人都由着自己的性儿，还不乱了套。

母亲只是这么说，她还是很喜欢雨若的勇敢，说我不能吃那种苦。

难道我要把每一种苦都吃到么？难道我是专门为了吃各种苦才在世上活着的吗？

按照我母亲的说法，中国人是最能吃苦的，中国人吃了全世界的各种花样的苦。她以为我若有了承受多种苦的能力，就会拿苦不当苦；若是达到了以苦为乐的境地，就会获得幸福。

母亲那一代人的逻辑啊！

我在杜撰或想象中生活已久，仿佛我是一件精致的衣服，被悬挂在阳台的晾衣绳上飘荡。衣服充当表演者，阳台即是舞台，雨声和清风成为喧哗的掌声。一种被我虚设了的生活。有很多次，我厌倦得想把那衣服摘下来，但我本人又不愿意站到阳台上去替代它，因为那样将更加接近危险。而且，那件衣服本身已经和晾台、绳索以及风雨飘摇、明明暗暗的自然，构成一种固定的景观，日久天长，那衣服也早已形成了一种习惯姿势，已是在劫难逃。只有任日子一天一天在那曾经是好端端的衣服上褪尽颜色。

生活难道非如此不可吗？这无声的戏要演到何时为止呢？

我的判断力常常站立在我的身体之外几步远的地方，像看待另外一个人似的审视我自己。

最后，我想，既然这种生活还在继续，那就说明它肯定有自身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这世界谁也没强迫谁非如此不可。近而，我判断，这种生活方式肯定就是我的选择，虽然我没有主动去选择它，但我放弃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这种放弃和这种持续原状态的态度，就是一种选择。

难道不是吗！

你的左脚自我怀疑的四顾环望，但你的右脚却依然被原来的惯性紧紧吸附，稳稳地站立不动，那么你脚下的那块土地，就是你的选择。

我想虚构一篇关于老人的小说已有多日。这念头源于对母亲的思考，后来又常常想起我那与母亲同在 P 城却另辟家园的父亲。我决定把小说主人公写成一个老头，写一个老头找老伴的故事。现在，老头找老伴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找老伴之难难于上青天。不知为什么，在老头老太太中我比较同情老头，就男人和女人而言，女人的独立性和排他性较强。大多数老太太有个性、爱挑剔，尤其知识分子老太太。而老头稀里糊涂，需要女人却又粗心大意，只好东倒西歪地忍受着孤独。如同一盘无人问津的过时菜，等待着别人上前来吃。

夏天的时候，我经常独自走过林荫路旁的老人院，那所终日沉睡无声的老人院在我家楼后灰暗的围墙外边的一扇残破的小木门里。从我家的窗子到这里只有一堵围墙之隔。

由此我常常想，这个世界人们之间的距离真的不只是由空间决定的，除了常言所说是由钱和权决定的以外，我忽然产生一个想法：人们之间的距离还是由时间决定的。

我十几岁的时候，激烈躁动，情天义海，觉得活到二十多岁就够了，像莱蒙托夫或普希金什么的；二十多岁时，愤世嫉俗，压抑绝望，想，决不活过三十岁；等到了三十岁，我忽然就再也不想死了，心平气和地看世界，能活多老就多老，让人见了你就问：你怎么还活着呐？

最近，又忽生一念头：八十岁改嫁。并且，已经想好，拟用《于八十岁改嫁》为题目，另写一篇让人总想笑但又绝对笑不出来的小说。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时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堵人人都必须得攀缘的墙。

我想，这就是时间的力量。时间使一切淡化——爱情与仇恨，理想抱负与失落压抑。时间改变了人自身，也改变了人们的关系与距离。

那所养老院狭窄而凋零的木门上，没有挂出什么牌子，铅灰色石砖墙毫无声息的随便一围，里边人声殒落，仿佛是一个堆弃旧物的旷场。如果一个陌生人从这里经过，他决不会想到那是一所老人院。

我经过这里的时候，常常从木栅门往里边探望，一些老头、老太太们像一条条影子似地歪歪斜斜坐在院中的椅上，喘息纳凉。一个个目光呆滞没有表情，谁也不同谁说话。倘若仔细观看，你将发现老头们的些些目光是觑向老太太的，倒是老太太们毫无情义固执地坐在那里，目不斜视挨着空荡荡时光，仿佛除了老天下雨或太阳升落，这世界已没有什么指望。

有时我和母亲一同走过那里，母亲站在那儿看着里面，然后她转过脸对我奇怪地一笑，说：“这是另一种托儿所。”

我立即拉着母亲离开那里：“行了，咱们走吧，将来就是杀了

我，我也不会把您托存到这种地方来。倒是我自己有可能把自己存进这种托儿所，我无后无嗣嘛。”

母亲说：“你怕什么，我还没怕呢！能正视它，是勇气。”

而此刻，我心里已经填满了关于人类的孤独与绝境。夸张与想象的习性，使我一时间看到路边那些擦肩而过的面孔，比冰还凉。

不知为什么，同母亲一起的时候，我非常不愿意观看这地方。直视那些呆若木鸡、形容枯槁的老人，使人感到尘世与时间的冷漠、残酷。我总是立刻去拉母亲的手，像回避医院里太平间的大铁门一样，扭头绕开。

然后，我便会对母亲感叹一番：

活一次不容易，赶快抓住今天。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功名啊钱财啊死去活来的爱与恨啊，比起生命本身来是多么的渺小……

再然后，抬头望望秋天凉凉的月亮，傍晚的P城霓虹闪烁，林立的大奶油蛋糕似的宾馆饭店充满诱惑。想想自己每天的大好时光全都泡在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质的哲学思索中，整个人就像一根泡菜，散发着文化的醇香，却失去了原有生命的新鲜，这是多么可笑……

就宇宙意义而言，整个地球也许只是外星人的一个实验场，自己那点蚂蚁般的力量，又是多么可怜……用美国一位宇宙科学家的“宇宙生命的生存测验”的观点来看，如果外星人的先进文明来到地球上衡量地球生命的价值，那么我们人类会排列于老虎之前还是排列于蟑螂之后，都还是一个问题。50多亿之众的人类试图在仅有的绿洲上分崩离析、各存异心地生存至少几个光年，从宇宙观念来说，破坏性的人类对于地球的意义甚至低于低等动物蟑螂，而最终先进的外星人可能会投资于蟑螂身上，这一切使我



们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

最后想到，享受生命也许正像参禅一样，比起“积极的生活”，属于更高一个段位。于是，我便会拉着母亲走进一家正好路过的餐馆，觉得饿了，觉得母亲很亲，觉得要好好待雨若——这一份人间馈赠与我的手足之谊……

几年前我曾发誓给母亲物色一个老伴，便试探地与她谈要什么条件。

她沉静地想了片刻，然后说：“不知道。无从说起。”

我说：“没关系，颠倒了次序也不要紧。人怎么能完全地清楚自己呢！随便想起一条就说。”

“真是说不清。”母亲又说。

我叹了口气，说：“摊上您这种有文化头脑的女人做母亲就是麻烦，家庭妇女都能驾轻就熟、战无不胜的事，却让您从简化繁地复杂起来。”

我像个客观地议论世界的局外人，“您总不能活得像一场梦那样，无声无息没动静，内心里却云翻雾滚吧。”

母亲不同意我的说法，她说，你以为像你一样吗？她说她内心里也早已宁静入水，古井无波。

接着，母亲又说：“那你自己怎么就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呢？”

我立刻噎住，无以言对。

街上永远涌动着那么多人，我的目光磕磕碰碰滑过路人，他们匆匆忙忙提着菜，热热闹闹打着孩子，悠悠哉哉在路崖边上摆着棋子。人们与街市的关系是那么亲密融洽，仿佛他走在哪条街上，哪条街在那一刻就是他的家。人们是那么容易适应，容易找到自己的落脚点和位置呀。